

## 彌留 浮浮生

妻躺在床上呻吟道：「夫君啊！你是偉大的天才。在我死後將有大作為，名留千古，我後悔將你霸佔，阻礙輪轉。」

那結坐在床沿望著瘦削的妻子被重病折磨得不似人形，與最初認識她時的美淑端莊仿似二人，心中很難過，不知如何開口安慰，只有拿起經書念誦，聽到妻艱辛地轉過身道：「我太自私了，沒有讓你好好修道，如今染上重病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只有怪自己。可惜兒子年紀輕輕，最近竟染上瘟疫病故，而女兒亦隨之夭折，我自知命不久矣，何以上天如此對我？」

「世間萬事萬物緣來緣去，緣到了，我們一家人幸幸福福，緣散了，各分東西。你不必傷悲，不必執著，讓一切隨緣好了。」那結安慰道：「我們已緣盡了，你縱然能活命，我也會去學佛、出家，保證終生不對任何女人發生愛情。」

妻舒了一口長氣，望著那結鬢黑的短髮道：「你年少俊朗，天才橫溢，再結情緣亦無可厚非，未來漫長的人生能有伴為你分擔，支持，也是必須的……」

「兒女無端身故，而你亦危在旦夕，我却無能為力，眼巴巴看著變故，難道仍看不透虛幻不實的世間嗎？仍執迷不悟嗎？」那結沒有轉過頭來，仍對著手中經書道：「你是否貪戀家園？還是貪戀家中的財寶？」

「我是個即將死亡的人，還有什麼放不下呢！對於家庭，身外物，乃至世間一切，我皆沒有任何執意。」妻喘氣呻吟道：「我與你緣深，卻未能照顧你一生，亦未能為你的大業輔拔，深感遺憾。我最放不下的人可是你啊！」

「你要我立誓專志修行學佛，終生不娶嗎？」

「你是極重信用的人，本不用立誓。但為了千秋大業，為了我的安懷，立誓也是值得的。」妻喘著氣，眼神露出光采，期望道。

「我，那結，立誓終生不娶，專注學佛，出家修道。」

「夫君啊！你今後是否一心一意去學佛，我死後也會從墓穴的隙縫處來察看的啊！」

妻眼淚簌簌而下，緊緊握著那結的手，就此斷了氣。